

民歌小站 - 唱我們的歌!

為民歌把脈 兼記六十九年第一次演唱會

文獻檔案

發表者: OZONES

張貼時間 : 2007-07-05 13:09:00



國父紀念館的場地越來越難租到了，於是，遠在兩三個月前，就急急訂下了元月八日這個既非假日、又逢期終考的日子，當時想法很難形容，一方面雜七雜八地想到預算、天氣、宣傳票務、等諸多問題；一方面又堅決地認為，只要歌者能發揮，聽者能滿意，其它的一切就不必計較了。

其實這些日子來，辦民歌演唱會又大有人在，一般說來，賣座也都不差，歌者的名氣也越打越高、聽者也多能達到某種程度滿足，各主辦單位也多少能賺點「辛苦錢」，但是，這樣的「三頭樂」現況卻無法令我滿足 - - 甚至其給我的是更大的心理壓力。

由於參與民歌活動很有些時日（當然關懷民歌的日子更長），眼看著民歌風氣一天天培養起來，心中所想，只是在這個量的膨脹達到飽和之際，質的精煉是否能相對提升？而在這個問題上，我沒有肯定的把握，只覺得眼前雖是百花如錦，卻不見蜂蝶穿梭，因此我沒有理由相信，一季繁華之後，會見累累果實，更不敢奢望來年春回能繁華更盛。因此，我從擔任民歌演唱會主持人、歌唱者的地位再走向策劃 - - 甚至成為「民歌創作催生劑」！

去年（六十八）曾和甘玉玫策劃了第一屆「我們的歌」演唱會，當時的主辦單位是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和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曾有相當盛況，而我感覺到盛則盛矣，但是和我所嚮往的民歌精神仍有相當距離，由於時報機構主辦（我自己就在時報工作），所以時報作了充份的報導，並且「人間」副刊邀約了音樂家及民歌倡導者撰文討論民歌的種種，引起社會各方的矚目，但是，相對的，其它各報卻不甚熱烈。當時，我固然希望各方廣為報導，增加宣傳，但是主要的感觸，還是覺得如果任何一個機

構的參與使民歌的廣被受到局限，那都是一種遺憾，因此，在第二屆「我們的歌」推出時，我決定試試自己的力量，當然我仍有一組合作多年的伙伴。

我又去找簡靜惠女士，把我的構想告訴她，真高興，她願意支持我，因此仍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會擔任主辦單位。

到了這一步，我可以會心策劃演唱會的內容了，我再度回到「民歌」的定義上，我明白民歌是大眾選擇、淘汰的，所以我們無法說那首歌是民歌或不是，只看這歌有多少人唱、唱多久、會不會自然匯成眾人胸中的脈動。因此，我決定，在自己辦的民歌演唱會中，提供各種形式的詞曲、唱法，使聽者不只接觸輕輕的柔柔的，也有震天撼地的；不只清清的純純的，也有生命中掙脫、超越污穢的過程；尤其不只是校園中才聽得到的歌聲，要往廣大社會去採樣，我固然願意把聽者拉回校園那天無染的純樸中，而同時也一定要拉聽者去體認社會的呼吸。

等民歌的朋友，唱民歌的朋友，聽民歌的朋友，有誰甘心我們歌只被稱作「校園歌曲」？又有誰願意「它」必得冠上「現代」、「創作」等字眼才站得住腳？但是，如果沒有全民廣大多面的參與，似乎「校園」的限定也很寫實；如果對這些歌曲的期野u是今天唱，那麼就在「現代」的掩護下竊喜吧！

可是我不！「今天」既是千年萬代歷史中不可抹煞的一環，難道今天我們唱的歌能被忽視嗎？我堅信民歌的誕生，是靠大眾的奉獻所匯成的——當然奉獻是不容易的，自視太高或太低都是一層阻礙，尤其當自己一旦投入，似乎便喪失了評斷別人的「立場」。但是，對整個民族、人羣的奉獻到底是一件值得犧牲的工作，當我如此說服了自己之後，這個論點也變成我說服別人的模式——請把自己所有的捧在手上，任由走過的千千萬萬人摘取吧！如果未受珍視，那在生命的意義上卻是無虧的。

把自己的心理建設好之後，我立刻出發！第一個想到的對象正是身邊的一羣，我找到中央日報藝文版的主編蕭塞、聯合報綜藝版的主編呂啟瑞、聯合報萬象版的主編吳統雄，要求每人都提出作品，除了吳統雄已是民歌界「老兵」之外，連我在內，大家都確實有些難產的痛苦，我一面催別人，一面擠壓自己，那些日子留下一段難忘的記憶。終於蕭塞的「那怕高山把路擋」到手了，由於用的是家鄉調，蕭塞把自己的詞錄唱在卡式帶中，我又去央劉亞文聽寫成譜，我忙得只聽了一遍錄音——蕭塞唱得並不夠好，加上情緒作用，真令人聽了喘不過氣來，但是我聽得眼眾么慾U來了，這正是三十年來第一春呀！蕭塞，你曾經夢想過自己作的歌在兩千五百人面前搬上國父紀念館的舞台嗎？我決定自己來唱這首歌——雖然當時自己的歌還沒寫好，心理負擔已經夠重了。

接著呂啟瑞的「寄語」、「歸來」寄給了我，那是兩闕很美的詞，我立刻向李泰祥求援，李泰祥看完詞立刻答應作曲，我心中落下一塊巨石。加上吳統雄早已完成的「別」、「珍惜」，我已經有了五首新歌，會兒，只剩自己的作品了！

我利用所有坐車的時間、走路的时间、上廁所的時間苦苦理出一條思路，再為它添葉生枝，再為它調聲補韻，——這真不是件輕鬆的差事，終於我生命中的第一胎誕生了，它就是「一條線」：

一條線
球場上面有一條線
你看見我也看見
不能跨越 不能踩線
是它帶來樂趣無邊
靠它勝負才能分辨
球場上面有一條線

一條線
馬路中間有一條線

你看見 我也看見
不能迴轉 不能超前
是它維持交通秩序
靠它大家才有安全
馬路中間有一條線
一條線

你我心裏有一條線
你看不見 我也看不見
有人說它就是老天
它是法理人情的交接面
它是理智慾望的衝突點
你我心裏有一條線
你看不見 我也看不見
不要變彎 不要縮短
衡量萬事注意左右不偏
培養正氣需要千錘百鍊
要珍惜心裏這條線
一條線

歌詞有了，我當然又想到了李泰祥，可是，忽然一個念頭湧起——自己胸中不是常有些旋律，要不要自己先試試？結果我終於成了「一條線」的作詞、作曲、首度演唱者、及舞台動作設計者。

演唱會內容上的特質建立之後，立刻忙一切雜務，由於個人覺得責任態度的重要，便和一同工作的伙伴組成了「突破製作」，我的想法不只要突破些不夠好的現況，我連今天的好也要在明天予以突破——或者成為更好，或者成為明天所認為的好。當然，另外在內涵、技法、形式、質、量各方面都要求永不停留在同一點上，因此，「突破製作」提出一個警告：聽眾將不可能再見到以前演唱會的任何優點（就像見不到以往的缺點），因為下一次必將是另一番新貌。

第二屆「我們的歌」在六十九年一月九日登場了！那是一個風寒雨細的日子，下午兩點開始，歌手們陸續來到國父紀念館排練，對我來說，這是我主持過幾十場音樂會中最累人的一次——歌手們都像比以往更多一份使命感似的，緊緊把握演出前每一刻時光。吳統雄為求增進演出效果，特請翟黑山編曲，並組成一個六人樂隊擔任伴奏。而李泰祥除擔任作品外，更推介他得意女弟子唐曉詩演唱「寄語」、「歸來」（第二首我也參加輪唱），李泰祥因為當交指揮的職務，七日晚上必須回霧峰，他竟然在夜間兩點打電話給我，要我唱一遍「歸來」，而我當時竟然也正在練這首歌，當他從電話中聽完我唱，說了聲不錯，才匆匆上車南去。下午四點半李泰祥指揮當交排練之後又再從霧峰趕到台北國父紀念館，為唐曉詩和我、為他自己的新作、也為所有的聽者擔任伴奏，他在會場待到將近十點，又再趕回霧峰去了，李泰祥，謝謝你！

這組演唱會，除了內涵的特質之外，我加入了一些演唱形式的創想：演唱「歸來」時，我和唐曉詩有「輕微」的戲劇表演；第二部份節目中，幕啟時，我和劉亞文拿著藍色緞帶比出「一條線」的形象，然後，我不用麥克風清唱，然後，劉亞文以擊鼓為我伴奏，然後，我唱下舞台，唱上國父紀念館的二樓走道，然後，再回到台上。唱「那怕高山把路擋」，我們用鼓、鈴擊出節奏，旋律部份仍然只有人聲。

元月八日的演唱會是爆滿的，場外還有不少人冒著風雨起來，卻買不到票進場。台北市長李登輝也應我的邀請前來觀賞，我並且向李市長及各市長提出邀請，請他們也參與民歌創作的行列，為大家帶來更大的振奮。

「突破製作」為便於聯絡、溝通，成立了「突破信箱」 - - 台北郵政二二之一四二號，希望能與各界作直接的接觸。我不確知下次舉辦民歌演唱會的日期，但是，我確認自己參與的權利及義務，因此我不肯休息！

文 / 王正良